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95年出品

编剧 芭芭拉·贝尼迪克

戴维·波拉克

导演 西德尼·波拉克

主演 哈里森·福特

朱莉亚·奥蒙德

格雷·金尼尔

南茜·麦戈特

国际获奖电影小说

SABRIN 情归巴黎

编写 方位津 康晓娟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C H I N A F I L M P R E S S

责任编辑: 周朝晖

装帧设计: 龙舟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归巴黎 / 方位津, 康晓娟编写.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9

ISBN 7-106-01265-3

I. 情… II. ①方… ②康… III. 故事—中国—当代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385 号

情归巴黎

方位津 康晓娟 编写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大 1/32 印张, 7.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265-3 / I·0150 定价: 13 元

序 幕

在离纽约不远的长岛的北滩，有座像城堡似的巨大宅院，里面住着拉瑞比一家，还有众多的仆人——管家、厨娘、侍男、侍女、船夫、园丁，甚至还有一名树医，他们都在各尽其职地保持着这座豪华宅院的整洁美丽。其中，为主人开车的司机姓费契，他有一个朴实单纯的女儿叫莎布林娜。莎布林娜从小在这个大院里长大，经常喜欢趴在树上观看拉瑞比家举行的热闹非凡的盛大舞会，她还把主人的幼子——大卫当作自己的“梦中情人”。为这，父亲不止一次地劝她打消这种非分之想。

莎布林娜要去巴黎了。在临走的前一晚，拉瑞比家又举行舞会，莎布林娜情不自禁地再次爬上舞场边缘的大橡树痴痴地看着，父亲催促她下来准备行装，她还是恋恋不舍地继续观察着大卫的一举一动，并不时向父亲提出一些看来很“傻”的问题。当大卫的“舞会程序”结束时，莎布林娜才下来准备回房收拾东西。

父亲坐在房内的椅子上关切地对她说：“你知道吗？你在树上的时间比地上多。这次，拉瑞比夫人让你有机会到巴黎

去工作，对你是件好事情。你母亲活着也一定会为你高兴！这是她的心愿。”

莎布林娜的心思还在大卫身上：“他把我忘了怎么办？”

父亲继续郑重地劝导着：“他对你来说根本不存在。”父亲深情地看着莎布林娜，“我不想伤你的心，只是……他不值得你这么迷恋。希望你能明白！”

莎布林娜倚着门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勉强地应道：“我明白了，爸爸。晚安！”

就要离开自己所热爱的一切，莎布林娜心里很不平静，她到厨房拿了一瓶杜松子酒，回到自己房里一边整理衣物一边琢磨着什么，还不时地拿起酒瓶喝一口。犹豫再三，当她看见大卫窗前人影晃动时，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决定去向大卫一吐为快。

莎布林娜迅速穿过大厅走上楼梯，上去之后她又有些后悔，马上转身跑下去，下了没几级又返身回来，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大卫·拉瑞比的房门。

听见里面说：“请进！”莎布林娜局促不安地慢慢推开房门走了进来，发现她的“梦中情人”正在更衣室里，这使她略微放下了心。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莎布林娜环顾着屋内的摆设说道。

“什么？”

更衣室里的人要推门出来。

“不，你别出来！看到你，我可能会说不出口的！”

莎布林娜慌忙阻止了他。

“可是——”

“请你什么也别！”

“好吧……”

里面的人静了下来，等待莎布林娜开口。

莎布林娜紧张得不知怎么开口。杜松子酒给她的胆气顷刻间化为乌有。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明天我就要到巴黎去。我会离开很久。我不期望你会想我……你从未想过我……”

不，莎布林娜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想说：我比谁都了解你……”

怎么会呢？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是那么少：几分钟？还是几秒钟？

会的！你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他吗？尽管他根本没注意过你！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你，只有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心地善良、慷慨大方……”

并且玩世不恭、挥霍无度。

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爱他。

“明天我就要走了，到巴黎去。我来这儿只是想让你知道，无论在这儿，还是在远方，都有个人想念着你！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

“帮我带个埃菲尔铁塔镇纸回来!”

说着，更衣室的门开了。

天哪，怎么是他！大卫哪儿去了？刚才的话都被他……你该怎么办，莎布林娜？离开这里吧，快跑！可是你的双腿怎么走不动了呢？

“你怎么样？”说话的是莱纳斯，大卫的哥哥，他偏巧来大卫的房间还东西——一条腰带。

他在注视着你！他在嘲笑你！看看他的眼睛，你就该知道自己此刻是多么狼狈了吧！你的自尊哪儿去了？别再让他嘲笑你！

可是莎布林娜一句话也说不出，僵在原地动不了。等她从惊愕中清醒过来，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大脑。她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跑出这座城堡式的住宅的，只知道漫无目的逃啊、逃啊……

就在这时候，数不清的玫瑰花、车尾菊型的焰火腾上天空，雷鸣般地轰隆着，照亮了漆黑的夜空。拉瑞比家族的舞会达到了高潮。

第一章

1

清晨7点钟，费契准时来到车库，开出了那辆主人每天上班必乘的，被自己擦得一尘不染的黑色“劳斯莱斯”豪华轿车。这是一座气派的车房，共有两层：下面一层并排停放着五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红色的“菲娅莉”娱乐型轿车和一辆银白色的“卡迪莱”。上面一层是司机费契和他女儿的住所。

费契例行公事地仔细检查了一遍车子的部件，这是他为拉瑞比一家开车十几年来养成的习惯。

确定车子各方面的性能都完好后，费契才把车子发动起来，准备到主人的宅前接他们上班。

从车房出发，要经过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室内和室外网球场、一座阳光浴室和一小片树林，才能到达主建筑。

主建筑是一座城堡式的楼房，分成前后两部分，古老而豪华。前面是主人拉瑞比一家的卧室、大厅、书房、客厅等，主人日常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后面是厨房和仆人们的住

处。前后两部分由走廊和甬道连在一起。日光浴室就在后庭一侧，世界各地的奇花异木云集其间，使得这里平添几丝清幽与神秘。

费契每天都要在从车房到主宅的这段路程中欣赏一下这里的景致。长岛北部温暖的阳光照耀着这里的每一棵花草，也照耀着每一位早起各司其职的仆人。费契友好地向他们打着招呼。

7点15分，费契早已将车子停在了主宅门口。拉瑞比的长子莱纳斯提着公文袋和便携式电脑走了出来。

“早上好，费契！”

“早上好，拉瑞比先生！”

“我母亲还得过一会儿才出来，我们再等一会儿。”

“好的。”

费契接过莱纳斯手中的东西，把它们放在后座上。

莱纳斯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办公。他已用手持电话拨通了办公室，吩咐秘书准备好今天要看的文件。

大卫从楼里悠闲地走了出来。

他身着“迪米克”牌运动装，脚蹬“爱德瑞”网球鞋，肩背豪华渔具，一路拿“皮莱斯”网球拍掂着球。看见哥哥莱纳斯还没走，赶紧迎了过来。

“嗨，莱纳斯，找你谈件事，有时间吗？”

莱纳斯看到大卫这副“运动健将”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知道你也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吗?”

“我遇上个女孩儿!”

大卫根本不听莱纳斯那套。

“公司的地址是花园路 389 号!”

“我不是开玩笑!”

大卫停住手中的球，一脸严肃地盯着哥哥。

“这回我是认真的!”

莱纳斯心里很清楚，大卫从来就不是个认真的人，几乎每天大卫都会遇上一个女孩儿，并与她闪电般地恋爱，大把大把地花钱，然后再闪电般地把她们甩掉。

大卫如果说“我是认真的”，就如同一只狮子说“我是吃草的”。

看到莱纳斯满脸不信任的笑容，大卫真的急了：

“再说一遍：我不是开玩笑！你不太相信？”

“我完全不相信！”

莱纳斯拿起电话，继续跟秘书通话。偷眼瞥见大卫气鼓鼓的样子，莱纳斯无可奈何地暂停了工作。

“说吧，你想怎样？”

“她真的很聪明，而且有魅力，有头脑，她是真正的女人，不是……”

“不是变性人！”莱纳斯没好气儿地回了一句。

“我的意思是：不是花瓶。不是绣花枕头！”

“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医生，”大卫骄傲地告诉哥哥，希望能以此改变

自己在哥哥心目中的印象，因为在莱纳斯眼中，大卫的女友都是除了花钱和打扮，其它一概不会的“花瓶”，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儿科医生！”大卫又补上一句。

莱纳斯真的有点儿吃惊：大卫怎么会到小儿科去？难道他对婴儿也感兴趣吗？

大卫误解了哥哥的表情，很是得意：“我请她来家里吃饭，那时我会把她介绍给你和妈妈。”

“这倒是新鲜事！”

“尽量在她面前让我好看点儿。”大卫恳求着，“我长得已经很帅了，不过，应该让我再体面点儿。提提我的成就，我的优点什么的！”

“你有什么成就值得一提呢？”莱纳斯将了大卫一军。

“尽管发挥，漫天扯谎！”大卫厚着脸皮回答。随手抡起球拍，将绿色的网球用力地击了出去。

莱纳斯正在考虑用什么借口搪塞过去，大卫又突然想起一件事：“她说她父母认识你！”

“她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泰森。”

泰森？莱纳斯的头脑在迅速运转。

爱德华·泰森，纺织公司的总裁？不会，三年前他就宣布破产，带着妻儿去加州了。

威力姆德·泰森？谁不知道他只有四个儿子：老大涉嫌一批毒品走私案，目前正在欧洲避风头；老二三个月前刚回

长岛，据说当时好莱坞一位性感明星的丑闻在报纸上披露时，他曾榜上有名；老三和老四倒没给威力姆德惹什么事，因为他们还未成年。

那么，难道是他？他倒是有个女儿的。

“是泰森电子公司的老板？”

“好像是电子公司的，我不大清楚。噢……妈妈，你的帽子真漂亮！”

“谢谢，‘蓝眼帅哥’！”摩蒂·拉瑞比容光焕发地走了过来。

自从她的丈夫亨利在高尔夫球场去世后，摩蒂·拉瑞比便继承了拉瑞比公司。一时间，摩蒂成为美国最富有的遗孀之一而备受世人瞩目，《财富》杂志曾对她进行过专访，并以她的肖像为周年纪念刊的封面。

费契为拉瑞比夫人拉开车门，摩蒂姿态优雅地坐了进去。

莱纳斯也走到车的另一边，拉开了车门。

“莱纳斯——”大卫为哥哥的冷漠态度而动容，赶紧叫住了他。

“让她来吧，我们会让你很体面的！”莱纳斯想了想，格外宽容地答应下来。

大卫大喜过望，把头伸进车窗吻了吻母亲，无比关切地问道：“你们星期天还上班？”

“今天星期三！”莱纳斯觉得这个弟弟真的无药可救了。

2

巴黎。

戴高乐广场中心的凯旋门是古老巴黎的象征，拿破仑时代为了纪念奥斯特里兹战役而建，《时尚》杂志的外景摄制部便选择了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凯旋门作为背景。

此刻，摄制组一片繁忙景象。灯光师、机械师们忙着遮去巴黎过于灿烂的阳光，以便使拍摄效果更具朦胧的梦幻色彩；第一摄影师路易正在考虑如何巧妙地将凯旋门上大组大组的浮雕纳入画面；化妆师正给气质绝伦的女模特们的脸上施粉。

“你最好先戴上隐型眼镜，宝贝儿！”化妆师向一位秀发飘逸的模特儿建议。

无所适从的莎布林娜一刻也不敢放松神经，睁大了眼睛看着这群说着她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法语的人们跑来跑去。

“别愣在那里！”导演用她那自认为极标准的英语冲着莎布林娜大喊大叫。看到莎布林娜无动于衷的样子，又喊了一遍：“你……，说你呢！去看看衣服！”

莎布林娜只听懂了一个“你”字，知道是在叫自己。导演指着远处的临时服务台：“衣服！衣服！！去看衣服！！！”

衣服！是的，那里有许多衣服。莎布林娜慌忙向衣服跑去。可是，导演要拿哪一件呢？黄的？还是红的？导演刚才穿的外套是红色的，要不就两件都拿上吧。莎布林娜抄起这两件

外套，飞快地跑向导演——她正在给一位女模特摆姿势。

“干什么？”导演吃惊地看着莎布林娜。

“衣服！拿来了。”莎布林娜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它们举到她面前。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继续用她自认为高明的英语问莎布林娜，“干什么、你、给我、这个？”

莎布林娜一字一句地艰难地听着。

“放回去！”导演的英语词汇实在有限，只好改用法语，“衣服！回去！”

不用了？好的，放回去。莎布林娜只好又拿着衣服跑回去。

机械师准备把一卷电线拉到场地的另一边，没想到受阻，回头一看，原来线缠到了灯光柱上。机械师看到莎布林娜正傻乎乎地站在附近。他搜肠刮肚地计划着怎么对她说。对了，灯光柱可以算是机器吧？“机器”，我可会说。

“莎、莎布林娜！机器！机器！”

对了，应该说电线。可是“电线”怎么说呢？

“什么？”莎布林娜没懂。

“机器！那个机器！”导演也回过头来凑热闹。她也想说“电线”，但是她也不会说。

机器？什么机器呢？看来就在这附近。

莎布林娜赶紧察看自己附近。水壶？不是！头套？不是。电扇？算是，一定是！

莎布林娜打开了电扇。

“上帝啊！”

莎布林娜懊恼地发现自己又闯祸了。剧本、假发、丝巾、水壶……全被这阵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到了五米开外的喷池里，吹不动的东西也稀里哗啦地倒了一大片。梳头师心疼地用身体挡住女模特，试图挽救刚刚为她做好的火箭式发型。另一位模特则扔掉小镜子，气急败坏地趴在地上用手摸索着刚刚被风吹掉的隐形眼镜。

一通手忙脚乱的整理过后，剧本和丝巾已经成了一滩滩纸浆和一块块透湿的抹布。计划在今天拍摄的时装皱巴巴地堆在一起，像邋遢的画家的调色板。

拍摄已经泡了汤，大家只得先趴在地上帮助高度近视的女模特寻找她的宝贝眼镜片。莎布林娜无法表达自己的歉意，也只好跟着他们一起找。

这小玩意真是不可思议，薄薄的一片，还没有指甲盖大小，怎么就能帮人看见东西呢？自己鼻梁上那副沉甸甸的近视镜确实该更换了。这么小还真不容易找呢，又是透明的……

“不！”

趴在地上的三个男人几乎同时惊叫起来。

莎布林娜这才发现自己那只土里土气的大皮鞋已经无可挽回地落到了那薄如蝉翼的隐形镜膜上，顷刻间，随着并不很响亮的“咯吱”声，莎布林娜头脑中绝望地浮现出它粉身碎骨的惨状。

“天哪，你都在干什么！”

这是莎布林娜来巴黎两个星期以来唯一一句听得懂、也是听得最多的一句法语。

3

黑色的“劳斯莱斯”在长岛并不宽阔，但却平坦、整洁的车道上行驶。几只胆大的海鸟欢乐地招呼着同伴，乘着清晨沁人心脾的海风在公路上空飞旋。

“知道吗？妈妈，”莱纳斯一边用笔记本式电脑向东京股票交易市场发着传真，一边向身边的妈妈说起大卫的事，“大卫正跟帕特里克·泰森的女儿谈恋爱！”

摩蒂·拉瑞比满脸疑惑。

莱纳斯接通了秘书的电话。

“麦蔻，帮我接哈维……哈维吗？我是莱纳斯。听好！开始买泰森电子公司的股票……先别问为什么。但是别惹人注意！”

莱纳斯和摩蒂总是在车上发布一些命令，买卖股票啦、投资啦、兼并啦……对于给拉瑞比家族开了十多年车的司机费契，他们从来不避讳。

摩蒂立即理解了儿子的计划。“但愿她长得别像帕特里克。”

“不会的，妈妈，别忘了大卫对她一见钟情。”莱纳斯踌躇满志地安慰母亲。

又是一次冒险！莱纳斯破例暂时停下工作，精心策划着一次上亿美元的新冒险。莱纳斯把头靠在靠垫上，思绪不觉又飞回多年前他十九岁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时的那次冒险……

“妈妈，”他急急忙忙地走进摩蒂的办公室，“您为什么把资金从电影城里撤出来？那里正需要这笔钱扩建！”

“莱纳斯，我们已经在你的这座什么电影城投了不少钱了，到现在为止，我还看不出它除了浪费掉你父亲留下的钱还能干些什么！”

“我向您保证过，不出一年它一定能挣回投资的两倍之多！”

“好了我的孩子，我已经为你的行为忍受了太多的责备。大家都说是我把你娇惯坏了，才会让你这么乱花一通。从今天起你该做点儿正经生意了。加州的……”

“不，妈妈！”莱纳斯壮起胆子打断了母亲，“我决定投资这座电影城是进行了大量的市场预测的！不出一个月，便会有一次电影业的革命，古典题材会逐一被搬上银幕，到那时候人们会蜂拥而至的！”

“你的预测报告我已经看过，就是它迷惑了我，让我这么贸然同意你的计划。莱纳斯，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看来你的电影城不会给我们带来一分钱的利益，甚至连投资都很可能收不回来。面对现实吧，莱纳斯！”

“妈妈，我求您相信我这一次，这是我做的第一笔生意！”

“所以你会没有经验。我原谅你，莱纳斯。年轻人做事总会有些鲁莽，以后会好起来的。”

“我们已经在这上面投了大笔的资金，您难道不希望收回成本吗？”

“当然希望。可是——”

“那就再相信我一次！妈妈！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决定的！”

莱纳斯用恳切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摩蒂。

这是什么样的目光啊！摩蒂不禁为之一颤。当年，自己的丈夫亨利也是用这种目光注视着他的父亲特利姆斯·拉瑞比，求他支持自己的一项看似疯狂的投资。这目光里包含着真诚、自信和才智！这是拉瑞比家族勇于开拓的精神血脉的延续！

摩蒂确信，当洛克菲勒的祖先不名一文地站在一片荒原上向世界高喊：“我要把这里变成万顷油田！”时，他的眼里一定也闪动着这样的目光！

不久，奇迹出现了。以好莱坞为中心，高成本制作的历史片再度成为世界电影界的创作主流。制片商们努力为他们的片子寻找着具有中世纪风格的背景场地，以满足他们片中的怀旧情愫。

莱纳斯不失时机地大力宣传拉瑞比电影基地。一时间，“拉瑞比电影城使您旧梦重圆”、“拉瑞比电影城——最具欧洲味儿的电影城”之类的广告铺天盖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形